

給 1981 級植病系病理組同學的一封信—兼記「重建聯絡網之始末」

作者：鄺允文

親愛的同學們

「30 重聚」是我們 1981 級的一樁盛事，也是我們班的一樁盛事。6/4 在台大小巨蛋與美東如菁家將分別於當地時間晚上 6：30 舉辦同學會。30 年前我們班畢業 18 人，在畢業紀念冊上各自留下了通訊資料後，大夥兒就展翅高飛，四散而去。除了頭幾年少數同學之間的個別聯絡以外，我們班沒有開過任何一次同學會；當然也就沒有誰來負責更新大家的地址、電話了。

去年（2010）台大校友籌備舉辦 1981 級「30 重聚」活動，高我們兩屆商學系的林莉學姊請我擔任植病系的聯絡人。我雖然樂意地接下了這個差事，其實心裡很清楚，這不是打打電話，發發電子郵件就能輕鬆完事的，難處在於我根本不知道要上哪去找我那同窗四載的老友們；但是，如果不趁著這一年的籌備時間來重建我們班的聯絡網，重新聚首怕是真的遙遙無期了。

東柱是我 30 年來唯一一直保持聯繫的同學。去年六月我在個人電腦上開了一個文件檔，檔名是「2010 年植病系病理組同學通訊錄」，表格有 18 列，上面只填了兩個人的聯絡方式。建檔後，我想起 2007 年我和雪筠的一次聚會；那時朱芬芬學姊在台大校友會辦公室工作，得知雪筠回台，把這事告訴了我並請我們倆在尊賢會館用餐敘舊。席間我和雪筠互相交換了聯絡方式，可是之後，那一紙名片也就躺在了我書桌的抽屜裡，一躺躺了快三年。待我取出名片，照著上頭的電郵地址，發了一封問候信給雪筠以後，6/23 我們重新聯絡上了。

6/25 閒來無事，試試「google」尋人的功能，找著找著就找到了居正在美的工作單位，立刻發了一封英文電子郵件去問候他，幸好他老兄於忙亂中仍然禮貌性的給我回了信，事後他說那時他壓根兒就不知道我是誰，待我再給他去了一封中文的電子郵件仔細說明之後，他才從驚喜中恍然大悟。6/28 居正在回我的信上告訴我，6/26 那天他添了第二個兒子。

當我一邊試著用「google」尋找失聯同學時，一邊也請雪筠把當年畢業紀念冊上的通訊資料掃描了寄給我。我依著 30 多年前的舊電話號碼一個一個地試，只有一個試成了。這個試成的電話讓我聯絡上了如菁的弟弟夏鎮邦；7/1 我接到了如菁從美東寄給我的電子郵件。

第四個找到的是惠珍；惠珍的姊姊和林莉學姊是大學同學，從惠珍姊姊那兒得知她在桃園一家醫院擔任新陳代謝科主任，7/6 我們通上了電話，簡短地交談了一下。

第五個聯絡上的是國芬；居正在信裡告訴我，數年前他有國芬工作機構的網

址，我循線得到了電郵地址，給他發了一封問候信，7/8 我收到了國芬既驚喜又感慨的回信，還是用中文寫的呢！

第六個是筱桂；居正也在信裡告訴我，大約 15 年前在一個學術會議的場合遇見過筱桂，可是彼此並沒有留下聯絡方式。既然年代久遠，只好「google」一下了；雖然「google」到了筱桂所屬的中文學校，可是卻沒法得知她的電郵地址；我不死心地在那所學校的網站上繼續瀏覽，終於讓我看到了汪詠翠老師的電子信箱，冒昧地寫信去求她替我代轉信件給筱桂，這才聯絡上了。7/10 收到筱桂的電子郵件，告訴我她人在台灣，當然我們很快就會面了。

第七個寫進通訊錄的是進輝，時間是 7/17，能和他聯絡上，是東柱的功勞。

8/18 趁國芬返台出差的空檔，約齊了當時在台灣筱桂、東柱、我，加上昆蟲組的魯仲嫻，我們在尊賢會館開了班級畢業史上頭一回同學會；東柱說國芬怎麼連說話的口音都變了！

之後的一段時間沒有什麼進展。10/1 東柱和果樸法師（蔡瑞鳳）聯絡上了，我是直到 12/19 才從魯仲嫻的轉寄信件拿到法師的電子郵件地址。至此，我以為我們班的通訊錄大概只能重建 10 人了。

今年（2011）3/12 開第五次籌備會時，會上聽到農化系的聯絡人說他們班的馬來西亞僑生和天生與王美華要回來參加「30 重聚」；我當下想到的是：找陸偉八字有一撇了；接下來閃過腦際的是：要是他知道農化系的同學已經受邀參加這個活動，而我們植病系竟然冷冰冰地對他不聞不問，那將是多麼傷人心的一件事啊！會後我趕緊請他們的聯絡人一定要想方設法地把我的問候與邀請帶給陸偉。雖然到今天我仍然沒能聯絡上陸偉，但當時陸偉可能會回來參加「30 重聚」的這個信念，確實讓我大為振奮。

就在我等陸偉消息的時候，林莉學姊注意到我們班的失聯同學比例竟然還這麼高。有一天她忽然給了我一個 tongpek ng 的電子信箱，通過這個電子信箱，3/25 我找到了亞妹。聯絡上亞妹後，亞妹才告訴我 Tongpek Ng（黃東璧）是她先生，1980 年土木系畢業的馬來西亞僑生；她還告訴我，她是多麼熱切地期待這場 30 年一次的盛會，所以「30 重聚」那天不只她一人來，她先生同她一塊兒來；來了不只參加「30 重聚」，還要觀光旅遊、品嚐台灣美食。

3/26 我把雪筠保存的大學舊照，一張一張的上傳到「30 重聚」的官網，傳著傳著傳到了「謝師宴—全員到齊」那張，心底就莫名其妙地響起了鄧麗君「何日君再來」的旋律；一邊看著相片上的麗玲、佳蕙、馬起、陸偉、惠芳、碧娥與必泰，心裡一邊問著「你們究竟在哪裡呀？我該向誰去打聽呀？」在尋找失聯同學的過程中，看舊照是最能勾起回憶，最牽動情感的部分。以前我聽說對著照片裡的人，可以將自己的願力與念力傳給對方；現在我相信即使是虛擬的網路連線也能把願力與念力傳遞出去。如果不是你們一千四百多次點閱官網上的「相簿

欄」，下面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呢？

4/9 開第六次籌備會，農化系聯絡人柯明珠正好坐在我旁邊，我拿出失聯同學的名字，她告訴我說：「我回去問問農推系的劉璧玲，說不定她有賴麗玲的消息。」果然，4/12 靠璧玲的幫忙，我聯絡上了麗玲。

趁開籌備會之便，打探失聯同學消息並請求協尋的頭一個人其實是馬起；因為我在農推系上傳的照片當中看到了馬起和雪筠，所以第一個受我拜託的是農推系的聯絡人顏建賢，他說他找馬起也找很久了。第二個受我拜託的是獸醫系的聯絡人蘇蕙莉，我託她轉告他們班的香港僑生，替我打聽陳惠芳；我之所以拜託蕙莉，除了我們班和獸醫系一塊兒修過課這層關係以外，我見到她拿出的獸醫系通訊錄是那樣的齊全完備，跟我手上的班級通訊錄相比，簡直無法可比（那時我們的通訊錄上只有 9 人），這才是我真正的理由。蕙莉盡心的為我的尋人啟事廣為宣傳，外帶懸賞；遺憾的是，至今仍然沒有消息。後來，我還把念頭動到我女九宿舍的香港僑生室友身上，她是低我們一屆的農化系譚翠嫦，我寫電子郵件請她替我找惠芳，可惜也問不到任何的聯絡方式。

5/5 林莉學姊——寫到這裡我覺得你們都該要認識她一下，她的名字已經在我這封信裡出現好幾次了，認識她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官網首頁點選「四年級部落格」，她自稱「02」——轉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上面只有馬起的住址，沒有電話，也沒有電子郵件的地址；她建議我用最傳統的辦法，寫一封親筆信航空郵寄去美國邀請馬起參加「30 重聚」，我照辦了，姑且一試。林莉學姊還很體貼地跟我說：「要是你家沒有郵票的話，把信交給我就好了，我替你寄。」不到三個禮拜，成了；5/23 你們每個人都看到了我轉寄浩芸（馬起）給我的回信，那麼多的中文字，要花多少時間才打得完；浩芸誠意可感，我則欣喜萬分。

5/23 對我來說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這一天除了聯絡上了浩芸之外，如菁也來信告知她找到了佳蕙，信件匣跳出信件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難以言喻。同一天，林莉學姊也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上面有佳蕙可能的電郵地址。這一趟尋人之路，遇見了許多貴人，有些是我知道的，有些是我不知道的，可以確定的是，沒有這些貴人的**助力**，通訊錄的重建不可能這麼有效率，單靠我一人是交不出這樣的成績單的。我覺得我們都該向這些貴人致上深深的感謝。

這會兒 18 個人已經找到 14 個了，必泰的聯絡方式還有待確認；就剩陸偉、惠芳和碧娥了，大夥兒再加把勁吧！

今年我和如菁、雪筠各開了一次「迷你型二人同學會」。春節假期時如菁返台省親，2/1 我們倆相約見面，這也是我們倆畢業後頭一次重聚。雪筠是我們班第一個報名參加「30 重聚」的人，也是第一個答應提供舊照片、解決我燃眉之急的人，兩週前她母親因病過世，臨時決定不赴盛會，所以 5/24 我約她出來提前給她看所有參加者的名單，想像一下老友重逢的畫面。

雖然今年的同學會我們分兩地舉行，但我相信大家都盼望能在最近的將來在台北開一次全員到齊的同學會，我們一起**努力**吧！近期，無論各位什麼時候回台灣、來台北，務必通知我一聲，我一定以最誠摯的心為大家辦同學會。

最後，希望同學們彼此多多聯絡，常常見面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允文 上